

朝鲜磋商被取消凸显半岛缓和之脆弱

朝鲜 16 日凌晨宣布取消定于当天举行的朝韩高级别会谈，以抗议美韩从 11 日开始举行的“2018 超级雷霆”联合空中战斗训练。据报道，该训练按计划将有美国 B-52 轰炸机和 8 架 F-22 “猛禽”战斗机参加。

朝中社发表的公报指责美韩这次演习是对板门店宣言的公然挑衅。公报还表示要对提上日程的朝美峰会深思熟虑。朝鲜一名副外相随后于当天说，朝鲜对只强求平壤弃核的对话毫无兴趣。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朝鲜第一次取消北南对话并威胁取消朝美峰会，这增加了美朝对话前景的不确定性。

最近几个月朝鲜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降低半岛紧张局势的行动，包括宣布停止举行任何核试验和中远程导弹试射、释放 3 名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宣布将在本月 23 至 25 日举行废弃核试验场仪式等等。但是美韩方面除了举行朝韩对话、蓬佩奥两次访问朝鲜以外，尚未采

取任何减少军事敌对和降低对朝制裁的实际行动。

除此之外，美国一直表示直到朝鲜弃核之前，美方将坚持对朝极限施压。美方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出的信息是，华盛顿要求平壤迅速弃核，对朝鲜的所有补偿都要在这之后才能兑现。这与朝方提出的分阶段实现无核化，补偿行动同步开展的要求相去甚远。

平壤迟早会对美国要求朝鲜单方面做让步的强硬姿态进行抵制，这是大多数分析人士的预期。美国提什么要求，朝鲜都答应，几乎没有人相信事情会如此简单。其实美国人对此也没有信心，所以特朗普总统反复说，即使金特会举行了，如果他发现对方“没诚意”，他会立刻中止会晤。

然而如果说朝鲜宣布停止核导试验、将举行废除核试验场仪式，这些都

还不算诚意的话，美方设置的标准似乎有些高了。朝鲜希望美韩同时以善意的行动回应它，把平壤单方面的行动变成双方的善意互动，这应当说也是人之常情。

朝鲜作为弱的一方，它当然会比美韩更担心“被骗了”。美国怕朝鲜提“无核化”只是说说，属于“缓兵之计”。那么它怎么可以要求朝方信任它呢？平壤会想，它把核武器都交出去了，华盛顿如果不兑现承诺，它又该怎么办呢？

有分析认为，朝鲜此时做出强硬姿态，是想杀一杀特朗普总统的锐气，增加自己在朝美峰会上的筹码。但不管怎么说，美方想让朝鲜连续采取无核化行动，它和韩国只在旁边看着，我行我素，这不现实。

半岛无核化肯定是个耗时费力且非常复杂的过程。华盛顿想通过极限施

压，毕其功于一役，恐怕做不到。其实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不管与他的朝鲜政策有多大关系，半岛局势已经出现重大变化。朝鲜宣布不再搞核导试验了，核试验场也马上要炸毁了，这些倒退半年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奥巴马政府没能做到的。

然而欲速则不达，当特朗普总统下一步的策略广泛不被看好的时候，或许说明它的确有缺陷。白宫的安全团队有必要调整当前“朝鲜什么都该做，美国除了保持警惕什么都不用做”的姿态，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以增加朝鲜在无核化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如今面临着朝鲜停止核导试验的崭新起点，特朗普总统如果能从这个起点把半岛局势继续朝着无核化和永久和平的目标推，拿到一个可信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他就已经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了。他如果丧失这个机会，导致半岛局势重回对抗甚至最终走向战争，半岛问题就将最终成为他的执政败笔。▲

中印应抱有比翼双飞的愿景

谭中

以上月底中印两国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为标志，中印关系正迎来明显改善。这一进展发生在去年洞朗对峙事件导致两国摩擦骤然升级之后，生动展现了中印外交史上“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景。

曾任印度外交秘书及印度驻华、驻美大使的拉奥琦评论说，莫迪执政 4 年间没少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见面，次数之多创下历史纪录，但这段时间却是中印关系最险峻的时期。如今的中印关系终于成了“治疗中的关系”（relationship in therapy）。这一进展对中印关系改善肯定会起到“投石起浪”的效用，正如印度政府所言，中印建立紧密合作伙伴关系以相互支持彼此国家实现现代化与人民更大繁荣的“互利”正当其时。

中国和印度共同拥有世界两个“唯一”。第一，两国是世界上唯一在五千年前文明之灯最初点燃的地方不但从未熄火，还持续发扬直至光芒万丈照耀广大地区。第二，两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十亿多人口超级大国，而人口就是大力发展智能生产和创造财富、文明的力量源泉。这第二个“唯一”是奠定在第一个“唯一”基础上的。这决定了中印关系属于地缘文明范式，只有通过地缘文明交往才能理顺。中国和印度是现代“民族国”世界沙漠中的“文明国”绿洲，只可惜受到了“民族国”沙漠的污染。

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1950 年成立的印度共和国，在诞生之初就曾试图建立崭新的地缘文明关系。1954 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毛泽东主席和尼赫鲁总理一周之内四次在中南海促

膝长谈。1955 年至 1959 年，印度民间在尼赫鲁的鼓励下唱起“印度中国是兄弟”（Hindi-Chini Bhai Bhai）的歌，中印友好气氛空前绝后。只是在当时险恶的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环境中，这种“中印一家亲”的激情没能长久延续，中印关系掉进“民族国”世界地缘政治的泥坑。

如今国际形势大变。去年中共十九大展现出一个充满自信的中国，正朝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这使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刮目相看。曾经的冷战两大阵营早已不复存在，挥舞霸权指挥棒的美国衰落之势明显，特朗普几乎让整个世界侧目的言行正加速华盛顿丧失对世界前程的驾驭。这些都是中印关系掀开新篇章的背景和好兆头。

中印必须抱有比翼双飞的愿景，共同突飞猛进。具体来说，印度必须赞赏、支持、帮助中国突飞猛进，接受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强有力地打造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反对霸权、扶助弱小、实现“天下大同”的先锋；同时，中国也要赞赏、支持、帮助印度突飞猛进，使印度提升自身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位置，强有力地和中国一同塑造和建设世界秩序，实现其“天下一家”的理想。

不可否认，当前现实与这一共同愿景差距尚大，但这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应继续主动引领两国关系发展。当务之急是消除中印相互信任赤字。中国在印度人心目中的总体形象，不是绝对正面的“敬爱”，而是带有负面作用的“敬畏”，印度对华钦佩羡慕情绪中夹杂着“没什么了

不起”的成分，一些中国夸耀的成就有时成为对印度的刺激。印度对中国竞争心切，防范意浓。这是两国上世纪 50 年代“印度中国是兄弟”实验受挫后 60 年来恶性循环积累而成的，同时还饱受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与挑拨，中国可在深刻研究分析印度这种心态的主观与客观原因基础上，把它消除。

笔者曾久居印度并长期和印度人相处，看到具有印度特色的分中有合、站中有进、乱中有序、噪中有谐的规律，印度舆论自责的现象也世界少有。正因印度方方面面的复杂特征，中国绝对不应被印度一些表面的现象蒙住眼睛，而忽视印度突飞猛进的潜力。

中印关系要讲究推己及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英文叫“empathy”）。中国对待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其他不少国家的方式，都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对印度也可能而且应该这样。中国投之以桃，印度必会报之以李。比如经贸交往上，两国都要把《老子》“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当成座右铭。

中印两国亲密交往两千多年，民间有“世上好言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评论。普陀、五台、峨嵋、九华四大名山供养了在其故国已无处落脚的印度菩萨。历史的“飞来峰”（即印度比哈尔的灵鹫山飞到钱塘江边）神话，是中国著名城市杭州的起源，它的繁荣使中印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消失。我们应该在这种“中印一家亲”的基础上，依靠中印 26 亿人民的齐心协力，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起来。▲（作者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特邀高级研究员）



5 月 8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随后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央行行长赛义夫等人追加制裁；5 月 14 日，在以色列建国 70 周年之际，美国驻以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计划正式落实，引发加沙暴力冲突，当天近 6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00 人受伤。特朗普政府向盟国开出“空头支票”，使之奉行强硬政策，酿成了中东地区的悲剧。

奥巴马时期，美国奉行平衡的中东政策。通过改善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促进巴以和谈、签订伊朗核协议等，推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特朗普担任总统后，美国仍维持在中东的超脱政策，不愿意为中

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今年 4 月，美、英、法空袭叙利亚政府的军事目标，埃尔多安政府宣布支持就是一例。

通过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合作，特朗普向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等中东盟友提供了“慷慨支持”，美国的中东联盟体系已被重新激活，奥巴马时期美国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约旦、以色列、土耳其的冷淡关系已成为历史。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分歧，难以形成“中东版北约”，但客观上成为特朗普政府干预中东事务的抓手，在特朗普政府对中东投入的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美国仍能够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

特朗普放弃奥巴马时期在中东的“平衡政策”，坚定维护美国中东盟友的核心利益，也出于美国选举政治的需要。美国与沙

美国将中东推向冲突深渊

孙德刚

东事务投入太多的政治和外交资源，并减少对中东的经济援助。然而，令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等非西方力量，通过打击“伊斯兰国”、帮助巴沙尔政府收复失地和参与中东安全治理，趁机填补权力真空。甚至美国在中东唯一的北约盟国——土耳其也响应俄罗斯倡议，启动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阿斯塔纳进程”，形成了统一战线。

随着美国和西方在中东事务中被边缘化，特朗普政府日益感到焦虑，不得不重构在中东的联盟体系，通过扶植代理人来遏制俄罗斯和伊朗的扩张势头。

2017 年，特朗普担任总统后首次国际访问便选择了沙特和以色列。在“海湾地区”时代，美国与沙特签订 1100 亿美元的军火销售协议，使沙特和阿联酋成为对抗伊朗的“急先锋”。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美国把以色列打造成“桥头堡”，向以色列提供 F-35 战机，并把在以色列提供 F-35 战机，并把在以色列柔性军事存在升级为刚性军事基地，默许以色列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朗军队的设施。在中东北部地区，特朗普政府默许土耳其越境打击，在叙利亚阿夫林等地区建立缓冲带，打击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部队”。美国此举旨在离间

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签订军火协议，促进了美国军火“去库存”；美国提出 2000 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沙特主权财富基金随即表示愿意投资 400 亿美元。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向国内选民显示：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不是累赘，而是重要资产：无论是军火生意还是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中东盟友都能给美国民众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

特朗普把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等推到“中东地区体系”的对立面，拉帮结派，制造对立，人为把中东地区分成了“亲美”与“反美”两大阵营，引发了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教派化和冷战化。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从“恐怖与反恐”转向“地区领导权之争”。美国向盟友发出了错误信号，导致中东地区力量之间陷入严重的安全困境，伊朗核问题、也门内战、巴以问题、叙利亚冲突和库尔德问题等相互叠加。受此影响，中东地区国家权力争夺的常态化，中东地区格局的多极化和中东军备竞赛的白热化，正一步步将中东推向冲突的深渊。▲（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